

世界性境遇中的人文思考

——读许世旭散文集《移动的故乡》

孙玉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市 100871)

摘要:韩国高丽大学教授许世旭先生,是著名的外籍现代汉语诗人和散文家,从40多年前在台湾留学开始,就熟练地运用现代汉语写作现代诗和散文。许世旭先生的《移动的故乡》一书,是他40多年散文创作的结晶,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文明吞噬人间真情的冷静反思,另一方面是他对于自己亲人与友人的真挚情感世界的开掘。许世旭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以具有现代性反思高度的预见性与恒久性,在对于过去的发现中,烛照着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许世旭;外籍汉语诗人;散文集;人文思考;世界性境遇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030-03

一个韩国人,从40多年前在中国台湾留学开始,就一直不间断地用非常熟稔的汉语写现代诗,写优美的散文,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籍现代汉语诗人和散文家,深受中国文学爱好者的肯定与赞扬,并早已经走进中国文学读者的阅读世界。这在外国人的华语写作世界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却也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这位韩国诗人和散文家,就是高丽大学著名教授,我们的韩国朋友许世旭先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移动的故乡》,就是许先生投入中国散文写作“四十多年的结晶”^[1]。

许世旭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台湾留学,在八年之久的学子生活的沧桑里,他接受了许多名师给予的正统而深厚的古典文学教育,潜心于李、杜等唐代诗人的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韩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浸润、中国文学的丰厚基础与他对于中国文化及人情世俗的了解熟悉,使他汉语的诗歌、散文创作具备了这样的特色:能够用一个浓重儒学熏染的韩国学者的眼睛,来观察宝岛台湾社会,观察韩国,观察中国大陆,观察美国以及欧洲等,观察这样一个开阔的大文化世界及其风土人情,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与人生哲学,做出带有预见性的探索,书写出美丽的文字呈现。这本散文集的出版,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将我们的视野与思维,将我们的本真感情与理性追问,引进与提升到世界性的境遇中来进行严肃而深沉的人文思考。

许世旭先生的散文集《移动的故乡》,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述:

我的中国散文,是韩中“混血儿”,借中国的文字和风格,书写我自己高丽的情怀与日常的体验,而我只是行云流水的脚步,如果遇到山就写山,遇到水就写水,不必强求主观,也不要硬要现实,更不是匕首投枪,只要不离人间就足也。

这里所说的“不离人间”,内容非常广泛,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富有哲学思想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美丽温馨的世界。

在这里,只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写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内容是他对于现代文明吞噬人间真情的冷静反思;一个内容是他书写对于自己亲人与友人情感世界的开掘。这两个方面带有现代性社会哲学的预见性与恒久性,在对于过去的发现中,烛照着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在与未来。

* 收稿日期:2010-12-06

作者简介:孙玉石(1935-),男,满族,辽宁海城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许世旭先生从小生活在儒学气味甚浓的韩国农村，到了台湾以后，他经历了现代化急剧发展的历史进程。他的这种内在素质与心理结构，同现实的客观存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使他在内心深处做出了自己的对比。他没有成为潮流的追逐者，他是潮流的反思人。作为生活在“久住的水泥箱”和“空中高楼”的人，他对于机械化、物质化、商品化带给人类精神文明的冲击，有一种从情感到理性的抗争情绪。反抗一切都物质化的文明，倾心赞美皈依自然的心态。比如，他最早的一篇作品《一棵树》，对于邻居因为妨碍风水砍去自己心爱的那棵树，他是那样怅惘。因为“那绿色给我的是轻快的眼睛，自绿色中放出来”，这绿色一直在自己“心的中央”，常会给自己如入“淡云般梦的世界”的感觉。树被砍掉了，“自己再抬头望我窗前的蓝天，我看出了命运的苍白”。又如，《藏在衣柜里的》一文，于细微琐屑的事物里感悟和发现了属于现代生活里淡泊然而有味的人生哲理：我现在所喜欢系的三四条领带，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人所送来的。送东西的时候，任何人都贴上了一颗心。但过了一段时期，它不过被人家看作是一堆物质而已。许先生说：

如果把那些有色度的物质和有深度的情意，一起结上脖子多好呢？不让我把那些更有香味儿的人情藏在衣柜里，老盯视我的良心。这是一种背恩，又是永远还不清的心债。

妈！很惭愧！我身上所穿戴的是除非您所生下的胴体以外，都被机械的产品所包围了。我的整个皮肤没有一处能接触到你的手痕。

每逢星期六因所谓“土曜病”沉闷的时候，我便去查看衣柜里的、抽屉里的——从领带，翻阅着模糊不清的许多面孔；从手帕，祭着被文明淘汰的母爱；从小打火机，听着苍绿绿的故事。

这些看似平凡的抒情与感喟，隐藏着一种反思现代社会的失落了的深刻的人文精神。对妈妈那段倾诉，翻阅衣柜的心理描写，凝聚于现代文明对于人的真情的吞噬，写得情真意切，内涵深邃，非常感人。他的《映窗》，在极富想象力的描写里，写自己日夜守着朴素而充满人情味的纸糊的门户，渴望保留着一点乡间的节操。他的《柏油路上》，写一个清晨里看到的柏油路的情景，对紧张混乱的现代生活节奏与社会公害进行抨击与诅咒，书写对于一种自然自主的人类生活的渴望：“哪儿有一条悠悠不尽的河流，让时间的帆船缓缓划去，让人生的过客留着蹙音？”在《一块咸鱼》中，古老的过去与现实生活的故事交织，写出物质发达而精神失落的状况，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已经成为今天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流弊。他说：“住久了公寓的水泥箱，住腻了空中楼房，渴望芬芳的泥土”，更加爱惜一切生命，“甚至一根草也不干预”^[2]。作者继承了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精神传统，又处处根植于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感受，通过一些自身所感、所看的具体事物写出来，有发现，有感悟，使得他对于这些现代化流弊的反思、批判、焦虑，就不仅有很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而且也有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悠远性。

过去以乡村农业为中心的稳定大家庭已然解体，父母与子女分离、疏远所造成的生活处境，使得“故乡”与“亲情”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尊重并保留子女与父母的那份亲情，就成为现代化冲击下所要坚守的“最后的堡垒”。许世旭先生在他的散文里，竭尽全力去发掘这种亲情的美好与珍贵。《新月西沉时》是一篇亲情浓郁、书写细腻的美文，在远山的深夜里，少年的自己与小弟弟赶了很远的山路，等待进城的父亲归来，让人充分感受到亲情的珍贵与温馨。许世旭先生几篇写母亲的散文，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精品。《移动的故乡》、《再也移不动的故乡》两篇散文，描写了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母亲来往于几个子女之间，将手提的小包看做是自己“流动的故乡”，最后寂寞地告别人生。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流溢真情，写得感人肺腑，读之催人泪下。那篇《白飘飘的棉裙》里塑造的母亲的形象，有可能受到了朱自清《背影》的启发，但人类的亲情表现和抒发在这里写得更加动人：

母亲亲手做的清豆浆，放在房间一个角落里，从它发酵时发出的香味里我才发现故乡。明明幼年户籍上的本籍而没有故乡的人，假若有被豆浆的臭味儿熏熏的卧房，感觉上就会舒服多了。

这些都是最平实、最朴素、最真挚的话语，却都能带给读者一种心灵的震颤与情感的共鸣。读《白飘飘的棉裙》，就正如作者所叙述的自己一样，眼睛里是流着热泪的。因为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写亲情的父爱母爱，赞美亲情的宝贵，而是放在物质化的现代化社会大背景下，开掘和呼唤人类未被泯灭的精神良知，将人性中最温馨的一部分，像回放尘封已久的纪录电影一样，让自己也让读者在细细咀嚼过去中

守望和追寻这一份人类最纯真的情感。

许世旭先生说：“写散文须溶解诗情画意，她的语言，不必热烈，她的色彩，不必浓艳，最好保持温暖，保持明亮。”^[1]他的这种散文美学观念与创作追求，使得他笔下的散文，没有崇弘的议论，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沉重的主题，没有直露的说教，而是追求朴实、真醇，如酒如醪，如诗如画，常有美丽的意境，自在意中，又出人意表。比如《五个青柿子》这一段秋景的素描：

我们高丽人，谁也不否认晚秋山村的几颗红柿，是一副最美的山水画。尤其等到树叶萧萧落净，一两颗红红小小的柿子留在树梢，偶尔远从深山飞来的喜鹊，盘旋良久，正要啄吃的镜头，真不亚于千山一花一鸟的境界。

又如《雨中》里反抗现代社会过于束缚人类精神的那些文明礼仪，追求自然而率性的人生境界，写自己在大雨中行走的景象，充满洒脱与豪放。一些很细小琐屑的极不起眼的事物，一经他的挥洒，便如妙手生春，在作家笔下，层层剥露文字的意义，常常写得真实亲切而有声有色。又比如，在《无机性的眷属》里，自己心爱的一个老座钟，七八件老表，本来只是平常的挂钟和手表，居然写得那么生趣盎然，妙趣横生，到了文章末尾，许先生写出这样的深意：

我爱惜他们，不想加给它们大吹大扰，所以除了走它们自己的路以外，我从来没有利用在其他目的上。只是欣赏它们的步声，只是尝尝扭螺丝的快感。当我听他们的步声，才会查到我到底走到哪儿，当我张望它们的字样，才会看见岁月逝往哪儿。

《门里人家》、《小狗与录音机》、《满月》等篇，也都能见微知著，一粒沙石见世界，在巧妙构思与明亮优美的文字中，讲出作者亲身感悟出的深微的人生哲理。他的散文文笔老到，叙述洒脱自如，很多亲切的日常口语，常有警句透出。如果说许世旭先生许多优秀篇章里的文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2004年1月8日深夜于京郊蓝旗营

附记：前不久的2010年10月1日，接到台湾友人寄来新出版的八月号《文讯》杂志，随意翻开浏览时，突然获悉我的朋友、韩国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许世旭先生于7月1日遽然离世的噩耗，使我感到意外的震惊和哀痛。我含着热泪，读完了此刊物上发表的台湾友人辛郁、钟鼎文、洛夫、钟丽慧、石晓枫的几篇纪念文章。从那时候起至今，总想写点怀念的文字，却因身体不适，杂事缠绕，未能如愿。近日适逢吕进先生来函盛情约稿，遂将近七年前的此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许世旭先生散文集《移动的故乡》出版座谈会上的这篇未刊发言稿，自电脑中拣出寄上，算是一个爱中国新诗也爱许世旭先生的中国挚友，于寒风瑟瑟的岁暮里，迟迟送上的一缕遥远的哀思吧。

孙玉石于2010年12月5日

参考文献：

- [1] 许世旭．自序[M]//移动的故乡．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 [2] 许世旭．五个青柿子[M]//移动的故乡．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韩云波